

陈应松：神农架是我生命开始的地方



作家简介

陈应松，1956年生于湖北公安县，现为中国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出版有长篇小说《森林沉默》《还魂记》《猎人峰》《到天边收割》《魂不守舍》《失语的村庄》，小说集、散文集、诗歌集等100余部，《陈应松文集》40卷，《陈应松神农架系列小说选》3卷。曾获鲁迅文学奖、人民文学奖、十月文学奖、钟山文学奖、湖北文学奖等。2015年被湖北省政府授予“湖北文化名家”称号。

神农架之于陈应松，正如湘西之于沈从文，商州之于贾平凹，高密东北乡之于莫言。

当今文坛，湖北作家陈应松以一系列神农架小说而独树一帜。他在神农架山野里掘宝，写出一系列小说和散文，告诉世人神农架之神。与江苏颇有渊源的是，不论是其神农架系列小说的第一篇《豹子最后的舞蹈》，还是为其斩获鲁迅文学奖的《松鸦为什么鸣叫》，陈应松几乎所有关于神农架的重要小说都发表于《钟山》，而新作《神农架往事》和《森林沉默》也已经或即将在江苏出版。

上个月，因第二届扬子江作家周，陈应松应邀来到南京。用他的话说，年过花甲是可以“随心所欲地去写作”的年纪，面对记者提问，他的回答都很坦诚，“我感觉要把小说写好，就像马尔克斯说的那样，没有什么高大上的理由，就是让你周围的朋友、亲人、喜欢你的人更喜欢你，如此而已。”

回到森林有种奇怪的亲近感

“我的人生和创作生命都是从神农架开始的。”陈应松这样开启了故事的讲述。

去神农架挂职那年，陈应松44岁。人到中年，写了那么久，也发表了那么多作品，但似乎并没有得到文坛的认可。“文坛并没有把你当一回事儿，感觉你是可有可无的，说白了就是还没有‘火起来’。”陈应松回忆道，“别人又说，陈老师你小说写得这么好，怎么又没得奖，什么都没有，你是中国文坛的第一大冤案。”这话刺激了他。

那时候，陈应松生活在武汉作协的大院里，每天接触的都是作家，有成名的方方等，更多的是没有成名的。“满头白发在那里晃来晃去，很落寞。当你不是著名作家的時候，人的内心是非常自卑的。”他自嘲道，“人即使到老了，也还有虚荣心。何况是作家，作家的虚荣心是最强的。”

半是逃离，陈应松离开了城市，想去远方走一走，去体验陌生的生活。而此时，神农架这片原始森林的景色和故事，带给他极大的震撼。

陈应松第一次去神农架是十月份，那里已经下雪。满山都是脱光了叶子的野柿子树，“红艳艳的，漂亮极了。真的非常亲切，就觉得这个地方好像我来过一样，好像就是过了很久，我要回来，那一种感觉。”陈应松形容他到神农架是“还乡”：“我们的祖先曾经在那里生活过，所有的人回到森林的时候都应该有这样一种感觉：你有一种非常奇怪的亲近感，或者说人类身心的‘遗传返祖’现象。好像我们又变成了‘猿’，又可以在森林里生活那样一种感觉。”

除了这样一种亲切感，从小在平原长大的陈应松，在神农架生活了一段时间之后，才真正了解深山中的居民是怎样一种生活状态。“这里的生活不是你想象的那么美好。不像别人的动

物小说、寓言小说里所想象的，森林里是一个充满了童话的世界。不是这样的。”

神农架的故事两辈子都写不完

关于神农架的一系列书写，陈应松将其归纳为“很偏僻的题材，很偏远的故事，很偏颇的感情”。

神农架有一种树叫娑罗树，它的果实是一味中药，“大概卖两块钱一斤，一棵树可以卖一两百斤。这些人穷疯了，他不是爬上树去摘的。那么粗的树至少有50年，他从中砍断了以后，在地上摘果子。我看到这种行为非常痛心，关于贫穷的痛心。”

陈应松神农架系列小说的第一篇《豹子最后的舞蹈》，就是他在神农架听到有关“最后一只豹子”的故事后，深受触动而写下的。过去我们读过一篇课文叫《打豹英雄陈传香》，讲述一个18岁的女孩子赤手空拳把一只豹子打死。陈应松发现了这篇课文背后更多的故事。

“自从陈传香打死了这只豹子以后，神农架从此没有看见过豹子。我大概有两个月无法从这种情绪中拔出来，在这个世界上只有一只豹子的时候，它多么孤独、可怜。而且把它解剖的时候，发现肚子里什么食物也没有。你不打它，它也会饿死。这些故事对我的触动太大。”

这种有别于文明世界的野性、野蛮，甚至近乎狂暴的东西，蕴藏于神农架这片神秘的土地，它们激发了陈应松的创作灵感。“你是真正的有所触动，不像我44岁以前，写小说就相当于编造的、杜撰的。这些故事来源于生活，只是看我用什么感情把它写出来。”他说。

现在，陈应松每年的大部分时间都居住在神农架的工作室中。“神农架这里的故事我写两辈子都写不完。”除了神农架的故事，陈应松还在书写平原和湖区生活的经验，“我下一部长篇又是写平原的，交替地写。毕竟整天在那种鬼



魅横行的世界里穿行，人的精神还是会太紧张。”

“我也就是一个工匠”

陈应松最初踏上文学之路是因为写诗。在他当知青的时候，出于对诗歌的喜爱，陈应松开始在内部刊物上发表诗歌。

因为这一段写作经历，陈应松得以于1985年进入武汉大学中文系深造，并开始小说写作的生涯。这些插班的同学都是写作的，但是写小说的稿费更高，眼见得那些写小说的天天下馆子，还请他们吃饭，搞得陈应松这些写诗的人

很没面子。所以陈应松也开始写小说，并且一出手就发表在《人民文学》上。这与他诗人出身语言好的优势，以及小说写作先锋的态度有关。

“我认为50后是文坛最先锋的一批作家，而且他们是永远先锋的，在写作上是真正的求新求变。有时候你真的想不明白，为什么50后的作家，有一种持续的创造力和激情、冲动。”

这样一种持续的创作动力究竟从哪里来？“我认为，就像一个手艺人一样，你从事了一辈子这样的事，你到老了还是得干这个活，别的活你肯定干不了，是吧？我采访过的很多老工匠、老师傅，作品是做得越来越好。文学是一样的道理，它也是一种手工操作，我也就是一个工匠。当然年纪越大，内心更平静，他那种持续的写作、创作的激情，在他的身体里就成为一种习惯、一种本能的冲动了，不像年轻的时候，亢奋写作、激情写作。现在这种创造力保存得很好，慢慢地释放，没有空仓的时候。”

陈应松的最新作品是即将由译林出版社出版的《森林沉默》。评论家李敬泽曾评说，“陈应松欠中国文学一篇森林。温带的、浩瀚的、确切的、威严的、创世和永恒的森林，这是他命里该写的，也很可能是只有他能写的。”陈应松用《森林沉默》还了债。李敬泽读后称，“我们有了一片与现代性、与喧嚣人事相对峙、相辩驳的森林。”

这是陈应松第一次专门写森林，在“风景描写”淡出小说创作的当下，陈应松不吝笔墨书写着森林的原始奇异景观，不但丰富了小说的审美意蕴，更有助于借风景，完成其对现代性的反思和批判。

陈应松非常喜欢托尔斯泰的这句话：人一旦到六十岁，就应该进入到森林中去。“去森林不是为了写作，而是为了生活，安放自己的肉身。”陈应松说。

对话作者

写作是一种搏斗

记者：您曾经出版过一本创作谈叫《写作是一种搏斗》，如何理解这种“搏斗”？

陈应松：这句话是从美国作家、批评家苏珊·桑塔格那里来的，原意我已经忘了，但是我引用了她这句话，是想告诉自己和其他的青年作家：写作真的是一种搏斗！你不要想去打败别人，首先要打败自己。每一部新的作品出来，杀死一个旧的自己，获得一个新的自我。一个作家是在不停地否定自己的过程中成长起来的，每一部作品都是如此。写作是充满了战斗氛围的，你每写一部作品真的就像在征战前夜那样，紧张、恐惧、不安、惶恐。写作的时候，你充满着一种真正战斗、格斗的那样一种快感。

记者：“我讲的小说另外的东西，在象征、现实、人物、故事之外，这是毫无疑问的。当我明白这个道理，我已经写了30年。”如何理解您的这句话？

陈应松：我只能说我强烈地感觉到，小说所表达的是除了象征、现实、人物、故事之外的东西，但是究竟是一个什么东西？我现在只能感觉到它的存在，我并没有看到它，并没有弄清它，就像一个神灵一样的，我永远看不到它，但是我感觉到它是存在的。小说有更广阔的东西，它是有更多的难以言说的东西在里面，那才是好的小说，再伟大的批评家也无法把它解释清楚。如果有了这样一种东西，小说才有它的丰富性，我也在想，有时候它包含着整个世界生存的秘密，这个密码我们现在无法解剖，但是你应该要感受到它。能够把这种不可言说的东西写出来，才是真正好的小说家。

记者：您受哪位作家的影响最大？

陈应松：对我影响最深的作家就是鲁迅。跟他同时代的所有作家比，鲁迅是最先锋、最独特的一个，所有人都赶不上他。我可以这样说，所有的现代当代作家全部加起来也赶不上。他

语言中的寓言、反讽，是我特别喜欢的。在你还没想到当一个作家，当你塑造自己人生的时候，你用什么样的方式去说话，如果你学学鲁迅，你会变得非常成熟。我受外国文学的影响也很大。在我写作的时代，外国文学已经是像潮水一般汹涌了。莫言、余华、苏童、王安忆等等，中国的50后、60后作家的出现，他们的闪光之处恰恰在于他们学习了外国文学各种各样的表现手法和叙事技巧，每一个人都不否认。

记者：最近在阅读什么书籍？

陈应松：我除了少量地阅读文学作品以外，我大量阅读的是自然科学的东西，是动植物的那些书。我经常读那些书，因为这是我喜欢的。我觉得现在好的外国文学也不多，哪怕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这些书，不知道是不是我老了，或者是接受新生事物有问题，我总觉得他们的小说不是很好，就不想读。

据《现代快报》

